

简静厚重的花鸟小玩意

龚继先的花鸟画艺术，面目众多，手法多样，气格清新。

□ 撰稿 | 王悦阳

走进古稀之年的海上花鸟画大家龚继先先生画室“半闲草堂”，顿感满目清新。四壁张挂的是前辈大师谢稚柳、唐云等题写给他的对联，而墙上贴着刚完成的一幅幅花鸟佳作，则带给人赏心悦目之感。水墨清新，指墨清雅，工笔细腻，小品灵动……这些作品讲气韵、讲意境、讲章法、讲格调、讲笔墨，严谨中透着灵气，成熟中不乏洒脱，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同时，将文人气息嫁接时代精神，颇具一格。在他的大画案上，则堆满了毛笔、书籍、卷轴等，却丝毫不乱。一杯清茶，一根香烟，在冬日的上海，龚老师的画室显得格外儒雅温馨。

熟悉龚继先的人都知道，老先生特别擅长水墨大写意花鸟画，他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先后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、李可染、叶浅予、王雪涛、郭味蕓、田世光诸先生，早年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基础。1963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后，又得著名画家谢稚柳、唐云、陆俨少、陈佩秋等先生指导，笔墨修炼之余，研究古代书画鉴定，过目国内公私收藏晋唐以来书画真迹近万件，对中国画有系统的研究和较高的鉴赏能力，并对中国美术史论有深入研究，曾历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编、副总编辑、总编辑，并长期主编《艺苑掇英》丛刊，通过图版和文字，系统介绍海内外公私藏家的中国古代字画精品，在美术界产生重大影响。然而，无论头衔有多大，资历有多深，龚继先始终保持着淳朴的艺术家本色，出身于北京的他至今不改一口纯正的“京片儿”，偶尔夹杂着几句上海



龚继先《水墨荷花》。

信息

怀袖雅韵—2020 海上书画扇面邀请展

海上书画艺术的创作表现形式中，扇面书画的欣赏收藏历来是一块不可忽视之域。一把折扇往往诗文画意相合，在小小的扇形天地中，时时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和精神，令喜爱者不忍释手，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传统文化展示的象征。此展览，既有海上名家的精品，还有海上老中青年书画篆刻家近百人共160余件力作，以及藏家们所提供的晚清西泠八家之陈鸿寿篆刻扇面，书画大家谢稚柳的业师、江南大儒钱振煌的书法扇面，谢稚柳、陈佩秋伉俪的书画作品十余件，现代著名诗人、学者、书法家潘伯鹰先生的书扇，以及其他晚清、民国时期文人的书画扇作品十余件。

话，则证明了自己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光，在上海这座城市度过，恰如龚先生自己所评述的那样——“南北结合、南腔北调”。

的确，龚继先的花鸟画艺术，面目众多，手法多样，气格清新。他曾总结自己的花鸟画艺术追求——一曰“简”，二曰“静”，三为“厚”。追求拙朴天然，虚实相生的空灵韵味。在图式创新盛行的当代中国画坛，对于笔墨的追求往往变得不再重要。而龚继先的选择却恰恰相反，在花鸟大写意的领域内特别讲究笔墨的变化生发。为充分表现心中的笔墨之道，更大量运用不同性能的纸张营造不同的笔墨效果，如用生纸所画《泼墨荷花》，行笔如风，截玉断金，墨色沉重苍润，极得吴昌硕“画气不画形”的金石意趣；而以浆纸所画《荷塘蛙鼓》，破墨如生，将烂漫华滋的意趣推向极致；而以熟纸所作《瓶莲》，则用破墨法借材质独有的透明感强化水墨的流动与渗化，大有青藤神韵。

“我的作品没有什么鸿篇巨制，只是随心所欲，画点小玩意儿，自觉十分开心，仅此而已”，说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，龚继先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坚信花鸟画‘能自娱，方能娱人’的道理。在不断研究古今名家及当代同道的长处时，不与人争高下，兴之所至，想画什么就画什么，一天春色可以寄于数点桃花，二三水鸟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，在一花一鸟中，我们可以有无穷发现。艺无止境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至于以后如何还是个未知数，不去想它。我把创作过程当成一种磨练和一种享受。”